《英雄》  
英雄：在商业与艺术之间的宏大影像叙事  
——评电影《英雄》  
《英雄》是著名导演张艺谋面对电影全球化和商业化的背景，实现自身艺术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英雄》明星云集，场面宏大，画面精美，武打设计挥洒写意，将中国传统意境与动作片的暴力美学造型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大陆电影新一轮的票房神话和电影产业化模式。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英雄》）真正拉开了中国大片时代的帷幕”。同时，《英雄》在商业与艺术之间的宏大叙事策略，也在知识分子、普罗大众、官方意识形态和电影专业人士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关于《英雄》的主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电影《英雄》的题材来自于“荆轲刺秦”的故事。自从《史记》以来，“荆轲刺秦”的故事一直为人称颂，其中独立个体抵抗强权的精神更是其中的内核，而“侠”也被定义为“以武犯禁”，武侠文学和后来的武侠电影的社会功能都是用侠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冲破社会禁忌，对抗强权政治，为读者或观众提供在现实中得不到的快感。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周晓文和陈凯歌都对这个题材进行了影像化重写，其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和对秦王等历史人物的心理重构，都反映了现代性启蒙叙事对电影影像的影响。但是，在《英雄》中，张艺谋改变了叙事策略，其主题在商业和艺术之间游走，消解了其中启蒙的反抗意味，反映了中产阶级在目前国内的文化语境之下对宏大叙事的矛盾心态。可以说，《英雄》体现出当前社会对于权力的基本认识：崇拜权力与梦想对抗强权并存，而影片试图调和这种矛盾。把巩固权力与向权力挑战这两种对立的要求并列地组织到故事中，是这部影片的独特创意。作者提供了两个位置供观众认同时选择：有权者与无权的挑战者。作者用各种电影手段极力在道德上平衡这两种人的关系。这反映了作者自相矛盾的英雄观，他试图把两者都打扮成英雄。正是这种看似模棱两可的态度，导致了两者实质上的互相消解，使两类人物都不符合传统观念中的英雄。但是，电影以形象感人，观众习惯性地首先对以无名、残剑、飞雪等为代表的侠认同。他们是对荆轲之类专为豪门贵族卖命的亡命之徒的改写，以一种新的身份示人，是士与侠的综合。无名用剑柄象征性地刺秦王这个举动是全片的点睛之笔。这种叙事或许牵强，却极具象征性，体现出作者的良苦用心：影响统治者的观念比消灭他们的肉体更重要、更有效。无名残剑之类不可能用暴力夺取统治者的权力，只能转而求其次，通过发挥更大的话语权，以传达自已的呼吁和平的观念。应该承认，导演在抹平缝隙掩盖矛盾方面是用了很多心思的，这是商业片的必然选择。一部影片的流行很可能满足了不同观众的许多利益和愿望，从理性上分析，它们很可能出自互相冲突难以协调的意识形态。贏得观众的要诀在于，不要突出某种意识形态以压服其他，企图根本解决现实中无法解决的矛盾，而是找到调和之道，使各种利益集团从文本中都能找到令自己满意的因素。  
《英雄》在艺术和商业结合上也有着相当的创新。除了“罗生门”式的叙事策略，还借鉴好莱坞的大片模式在武打场面影像画面设计视听效果等方面也都颇有创新。可以说，《英雄》是一场视觉上的盛宴。所有关于中国的视觉符号，《英雄》都不遗余力地加以再现：围棋，书法，剑，古琴，山水竹简，弓箭，巍巍楼宁，漫漫黄沙，青山碧水，红墙绿瓦。就色彩而言，《英雄》中，是“红”与“黑”的对立和碰撞。“黑”是秦朝的代表颜色，象征着宏大叙事的压力、主流意识形态的威严，而影片以红色隐喻国仇家恨，以红色象征火山爆发前的内在力量，以红色复示一种剑侠特有的矢志与抱负。影片伊始，即表现秦国的强大军队、盖世的宫殿建筑、浓艳而沉稳的黑色。黑色衣着的严肃的秦王头顶黑冠、脚穿黑靴、身穿黑甲，稳坐黑色龙柱的黑色秦宫，豪气不凡，庄重威严。在描写侠客的片断中，鲜艳夺目的红色则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残剑及飞雪、如月等人物的服装均为红色，与稍暗红色的场景空间融铸为一体，形成烈火般的红调，给观众以极强的视觉冲击力。例如，如月誓为主人报仇一节，与飞雪在胡杨树林中生死对决。在这场戏里，急速运动的敌手中剑身亡，血眼看世界，使画面和空间变赤，颇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意味。在听觉方面，《英雄》也把武侠片的音效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影片的配乐是著名音乐人谭盾。他不再像以往的武侠片那样强调刀剑、拳脚、飞行的强烈夸张表现，相反，《英雄》的录音和拟音方面都相当克制，更重视体现“绵长”“幽远”的意境，更强调声音的质感。充分容纳各种具有表现力的细节化声音段：不仅有鼓声、琴卢、伊扎克•帕尔曼的小提琴，甚至是各种在武侠场面中的自然声音。这些克制后表达出的意境令人大开“耳”界。例如，正对画面，背景声安静得像清澈的湖水，在一片衣袂挥舞和鼓声的中低音中，剑声划破空气的锐响，配合人影腾挪的声音。枪剑相撞后的渐弱的震颤声，极富韧性极具质感。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为了描述李连杰剑法之准，他一剑横贯毛笔，从劈裂笔杆竹质到笔尖毛质声音的变化。还有在九寨沟对决的剑戏，人脚踏在平静的水闻声，剑挑破水而震开的一圈圈涟漪声，人耳闷在水里到跃出水面后扑面而来的空气感等等。  
《英雄》给我们带来的电影产业化运作的模式也是颇有启示的。从前期的策划筹备、类型片明星制，到拍摄制作，最后宣传发行，《英雄》呈现给人们的，是一整套迥异于国产电影以往操作路数却又完全符合商业规律的市场化电影运作范式。《英雄》上映2个月，国内票房就达到2.4亿元人民币，毫无疑问，《英雄》获得了国产电影空前的商业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说，《英雄》是中国电影产业化道路的一块里程碑，它在艺术和商业结合的中国武侠类型片的发展上，有着丰富的启示意义。  
评析  
从影片影像叙事的角度也就是从构成整个影片的叙事元素出发对电影进行综合评价，它应该包括：电影的主题、电影的结构、电影人物的形象、造型意识、音响和色彩等等。所以，这需要一个影评人对电影知识的全面掌握，而且对影片有一个深度的了解，否则会因为涉及的内容多而使得论证流于肤浅。  
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行文的深刻。“在《英雄》中，张艺谋改变了叙事策略，其主题在商业和艺术之间游走，消解了其中启蒙的反抗意味，反映了中产阶级在目前国内的文化语境之下对宏大叙事的矛盾心态。”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牵强。能找到比较合适的证据。在使用影片细节方面尤其显示出作者的认真。比如他提出：“电影以形象感人，观众习惯性地首先对以无名、残剑、飞雪等为代表的侠认同。他们是对荆轲之类专为豪门贵族卖命的亡命之徒的改写，以一种新的身份示人，是士与侠的综合。无名用剑柄象征性地刺秦王这个举动是全片的点睛之笔。这种叙事或许牵强，却极具象征性，体现出作者的良苦用心：影响统治者的观念比消灭他们的肉体更重要、更有效。无名、残剑之类不可能用暴力夺取统治者的权力，只能转而求其次，通过发挥更大的话语权，以传达自已的呼吁和平的观念。”这些地方，值得大家学习的就是在夹叙加夹议中提出自己的论点，并把情节和细节巧妙地处理成论据。  
提醒大家在阅读这篇文章时，要着重注意作者是如何将影片的情节和细节作为论据与论点糅合的，要注意看作者在使用细节时是如何适时地提出观点的。即使是在论证电影的造型意识、声音和画面时，我们也能看到作者大量地例举了影片中的内容，为什么他能记住那么多重要的细节？这些细节包括哪些方面呢？这值得我们思索。  
我们认为在看影片做重要笔记时，一定要注意对情节和细节的记录。情节比较好整理，细节容易稍纵即逝。这时候我们要注意有意识地记录这样一些细节：有关色彩的、有关声音表现的、有关造型意识的、有关镜头运用的、有关象征含义的、有关音乐的、有关人物的对话和状态的，等等。当你有意识地记录这些细节时，你会发现你找到了更多可以用的素材。